



Internet Patriotism: Origins, Effects
and Advancements

21 世纪媒介理论丛书

赵瑞琦 著

网络爱国主义： 源流、利弊与策论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Internet Patriotism: Origins, Effects
and Advancements

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

赵瑞琦 著

网络爱国主义： 源流、利弊与策论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爱国主义:源流、利弊与策论/赵瑞琦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1
ISBN 978-7-81127-987-0

I. ①网… II. ①赵… III. ①计算机网络—传播媒介—爱国主义—研究—中国
IV. ①D647 ②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2796 号

网络爱国主义:源流、利弊与策论

著 者 赵瑞琦
责任编辑 李唯梁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设计 魏 东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8mm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81127-987-0/D·987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言

这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博士论文，现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鼓励与支持，准备付梓出版。作者是2009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博士生赵瑞琦，他想让导师为本书写个序言。其实，我自感才疏学浅，从不愿随便给人写序，只是感到作者为写此论文，独居斗室，心无旁骛，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调研和严肃的理论思考。本论文题目新颖，内容丰富，所谈及的又是当今人们十分关心的新课题，在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一本书，会引起关注现实中国发展的读者的兴趣，并呼唤更多的学者做进一步研究。既然是一件多方得益的好事，我于是就斗胆聊上几句，权作序言。

《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3.84亿，增长率为28.9%；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接近3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得益于这种广泛的普及性，在目前其他沟通渠道尚不十分顺畅的情况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民众对国家内政外交发表意见的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效的渠道。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整个社会，乃至国外不少人士，都越来越关注中国网络舆论的形成机理、现实影响与未来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普通民众对于外交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其作用多是在政府组织的庞大游行队伍中喊喊口号，在会议上鼓鼓掌。如今，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

政治发展、技术进步和社会演进等诸多条件提供的大背景下，由数目众多的中国普通网民参与的网络舆论，从虚拟表态到现实支持，已经在对本国政府的外交行为和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每逢外交大事，网络舆论必然发威：无论是我驻南使馆被炸、中美南海撞机、中日现实纷争，还是针对西藏“3·14”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中的反华行径，中国网民，包括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都通过声势浩大的网上行动，向世界发出中国人的声音。

然而，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已经发生的鲜活案例，具有深刻的现实关联性与启发性，不仅因为许多网民都曾参与其中，而且因为这样的事件还会一再发生，必将影响网络能否以及如何作为公共领域这一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参与者、旁观者，还是政策的制定者都需思考：网络舆论在怎样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以何种方式方法影响？影响程度有多深、范围有多广？究竟是在“推动”外交更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还是因其“捣乱”而干扰了国家利益的实现？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民族情感表达与国家利益维护，究竟是定义为“网络爱国主义”，还是沿用“网络民族主义”更贴切？政府部门在进行公共外交时，如何掌握好动员舆论所需的“信息公开”与寻求外交效益所需的“保密灵活”之间的平衡关系呢？外交部门该如何既倾听公众的意见，接受公众的监督，又能坚持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坚定性，善于引导公众舆论，为外交政策的实施营造更好的舆论氛围呢？

梳理现实纠葛，厘清逻辑关系，才能有更健康、更持久从而也是更强大的网络舆论力量。然而，网络舆论本身就纷繁复杂、良莠不齐，就像是个快速移动、难以定位的靶标；而外交决策过程又很难为局外人所真正、全面了解。这两者究竟如何互动实在是个容易有争议的问题。因此，研究这个比较前沿的课题需要足够的胆量和相当的学术研究能力。不足为怪，作者是经过两三个月的犹豫，经过近乎痛苦的思考，最后才确定了这个研究课题。之后，又苦战了大半年的时间，经过了资料搜集、数据整理，与官员访谈、田野调查后，数易其稿，最终写就一篇比较成功的博士论文；作者不仅尝试着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而且力图探寻网络舆论与外交互动关系的基本规律，并就互动的改良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当然，用作者的话说，他的研究只是作一次大胆的尝试，提出这

个课题及相关的问题,以便有更多的人对它作更广泛和深入的探究与思考。

作为博士生,赵瑞琦有着比较扎实的国际新闻理论和实践的积累。他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专业硕士毕业后,曾在一家省报的国际部工作多年,一直关注国际新闻及相关的研究。在读博期间,他勤奋好学、笔耕不断,写了很多国际评论和学术文章。这些都为他写好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博士论文的写成与出版,是对博士生学习阶段专业训练与研究工作的一个集中体现与总结,也是对博士生研究能力的集中锻炼与提高。我很高兴看到像赵瑞琦这样的年轻学者的成长,并衷心祝愿他以此书的出版为新的起点,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进步,捷报频传。

朱英璜

《中国日报》前总编辑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目录

CONTENTS

导 论 / 1

第一节 网络民意深度介入中国外交 / 1

第二节 网络爱国主义还是网络民族主义 / 4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思路、方法 / 13

第四节 研究成果综述 / 15

第一章 理论视野中的舆论与外交互动 / 20

第一节 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 / 21

第二节 自由主义者的重视 / 24

第三节 现实主义者的无奈 / 29

第四节 超越“主义” / 36

第二章 舆论从缺席到介入——中国外交的允准性发展 / 38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舆论弱化 / 39

第二节 开放年代的舆论介入 / 42

第三章 爱国主义与网络相结合 / 63

第一节 网络的革命性变革 / 63

第二节 民族情感的网络表达：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 66

第三节 中国网络爱国主义的基础与发展阶段 / 73

第四章 网络舆论对外交效果的利弊分析 / 94

第一节 网络舆论对外交的助推 / 95

第二节 网络舆论对外交的干扰 / 104

第三节 重复外交博弈下的网络舆论 / 117

第五章 中国外交对网络舆论的应对 / 124

第一节 政府允许、注意并参与网络讨论 / 125

第二节 网络舆论促使外交政策调整 / 127

第三节 中国外交保持了战略稳定性 / 131

第六章 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存在差距 / 139

第一节 差距的存在 / 139

第二节 差距的原因 / 142

第三节 西方的经验 / 145

第四节 舆论的作用 / 156

第七章 良性互动的路径	/ 163
第一节 采取措施缩小差距	/ 163
第二节 网民与决策者素质的提升	/ 172
第三节 知识分子的作用	/ 181
 第八章 网络爱国主义的未来	 / 183
第一节 现实的纠结	/ 183
第二节 未来的方向	/ 185
 参考文献	 / 187
 后 记	 / 191

导 论

第一节 网络民意深度介入中国外交

国际新闻研究领域涵盖极广,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对舆论与外交互动关系的研究。在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中,对外政策被认为是国际体系和国家内部两个层面分别作用及相互作用的结果。该模式一方面关注全球政治层面上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另一方面越来越重视次国家层面上的机构、集团和党派,以及政治人物的斗争、官僚政治文化、来自民间基层的压力等在国家对外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国家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单一的行为体,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也不再是“实心台球”,其对外行为被解读为国内各种行为体博弈、妥协的结果。而在这些国内因素中,随着公民权利在新资讯平台下的不断彰显,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形成及影响越来越重要。

2008年12月,因为法国总统萨科齐执意会见达赖,中国取消了中国—欧盟年度峰会并搁置或取消了部分中法经济合作项目。这是一种极不寻常的外交行动。此举虽然是针对萨科齐而来,旨在对其坚持会见达赖表示强烈不满,但该举动力度之大、态度之坚决,连欧盟其他26国都深感惊讶,法国政府更是深受触动。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反应过于激烈,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网民的激烈反应和民间会不会因此再次出现反对法国和抵制法国货的运动感到担心——始于上世纪初叶的“洋人怕百姓”的说法仍然适用。对于中国网民铺天盖地针对萨科齐的抨击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法方

多次不顾中方的交涉和劝告，执意损害中法关系，导致民众在互联网上发表针对萨科齐的不满言论，原因和责任不在中方，要求法方承担责任，想办法改正错误并采取行动，为中法关系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在同法国的外交较量中，网络舆论也是中国外交倚重的力量——把网民的声音视作全体人民一致支持的表现，并在双边斗争中加以运用：2008年12月6日，被国外认为是“规范中国新闻立场与口径”的新华社网站首页，《我外交部阐明严正立场》与《中国网民很生气》^①并列（见图0-1）。法方也注意到：网民压倒性地支持政府，在中国一些著名网站，比如天涯网站上，网民把萨科齐说成是法国的罪人，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蠢瓜。

中法关系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法方的抉择

萨科齐执意见达赖 为啥爱做“出头鸟”？ | 我外交部阐明严正立场 | 中国网民很生气 | 法称对中国愤怒感觉暴烈 想把中欧关系引向何方

图0-1

这不是孤立的个案，实际上，在国界依然存在的当今国际社会中，网络民意已经成了首先能够让他国感受到的国民情绪。网络舆论开始介入外交，而且程度越来越深，在缺乏其他正常民意表达渠道的中国，这种趋势表现得尤其明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非常关心。由于对外贸的依赖、加入世贸组织、举办奥运会、全球化席卷世界等原因，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互动日益密切。有交流互动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利益冲突和摩擦，尤其是数百年来一直居于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方，在面对中国崛起时艰难的格局调整与心理调适过程中，出现了政治对抗和文化傲慢等复杂情绪，更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外交活动与中外民间心理方面的激荡与磨合。而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卓有成效、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普通的中国民众开始以各种各样的草根运动和民间舆论来支持政府的外交行为。自1994年4月20日中国全面接入

① 这个标题与《中国不高兴》的书名很近。该书对中国的内政外交直言不讳，自2009年3月上市后，不到1个月时间就销售了15万册，并在网络阅读排行榜中排名靠前。但学界对该书褒贬不一：誉之者赞为“难得一见的好书”，毁之者斥为“推销病态民族主义”。

国际互联网起,网络舆论就开始成为这种民间舆论中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一种形式。在每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中,都可以看到网络舆论的参与,规模和影响不断壮大,并在2008年达到一个阶段性的高峰。这一年,围绕西藏风波和北京奥运,全球各地的华人通过网络联系起来,在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同时采取行动,对抗西方的文化傲慢和对中国主权的干涉。

中国网民的同仇敌忾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团结和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但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因为网络舆论起于感情、聚自草根、尽心随性,不可能像专业人士那样在外交行为中行于当行、止于当止、收发有度,在强硬的时候,它可能会表现得过于情绪化乃至极端化,从而挤压了外交妥协与回旋的空间。

由此,一个不断彰显的问题必须得到回答:网络舆论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怎样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中国外交在多大程度上倚重网络舆论?如何引导网络舆论与调整外交实践以达到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而获得国内和谐与外交成效?

本书试图通过具体案例,以实证和思辨的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由于素材太多,且种类繁多、分布不均,为简化材料的选择与分析,以利于线索的厘清和观点的表达,本书在案例选择上多围绕具有典型意义的对日关系中的网络舆论与外交互动展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①,历史仇恨和领土争端经常引发现实摩擦,使得我国在对日关系中的一点纠纷和意外都可能引发普遍的网络爱国主义情绪甚至是现实行动。尤其是,作为网民主体的大学生,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浓厚,^②对中日关系既关注又悲观,很容易不平则鸣。(图0-2是一位网友于2009年年初,在以在校大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校内网”上发起的一个调查。^③)

① 尽管一衣带水的含义是指只有一衣带那么宽的水相隔,但有网友以“一衣带血”来表达对日本的想法与情感。

② 《人民论坛》杂志联合有关单位和专家,采用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和专家调研等方式进行了专题调查,共采访大学生、家长、教育管理人士和专家520人,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网络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2018份。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浓厚,75.4%的大学生为作为中国公民而感到自豪,87.9%的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

③ 因为投票需要注册且该调查不久就停止了,因此投票者较少,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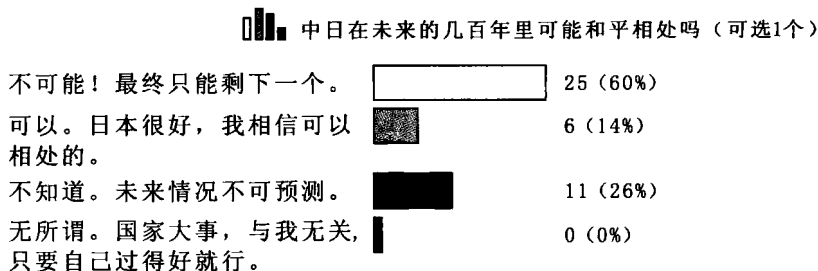


图 0-2

可以说，网络舆论在中日关系中表现得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程度最深，因而最为集中。同时，在一段时期内，尤其是日本小泉纯一郎首相下台之后，中日外交也历经了从冰冻、解冻到融冰、暖春等各个过程，这就使得本书——主要以对日关系为例来探究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的互动——有了丰富而完整的样本。通过梳理现状、发现缺陷并给出对策，为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实现良性互动提供理论可能，这正是本书研究的目标所在。

中国的崛起既不同于与西方全面对抗的苏联，亦有别于全方位融入西方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日本，有着对西方而言不可预测和难以掌控的自身发展逻辑，必将导致现有国际秩序的重塑和既得利益者的心理动荡。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挥之不去、西方各国一筹莫展的情况下，难免会有实用主义的政治家为了转移民众的视线、避免国内的不满情绪而拿中国说事儿。而忍了太久的中国外交和憋屈异常的民间情绪也不可能一再退让，和谐世界不等于委曲求全。这样，除了外交上的针锋相对，心态各异、认知悬殊的中国和西方民间层面的情感冲突与心理磨合也会不断由深层浮上表面、从潜在演化为显在、从偶尔发展为经常。面对这种可能的前景，针对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互动的研究，尤其富有现实意义。

第二节 网络爱国主义还是网络民族主义

为了追求概念的精确，实现多层次的分析，避免价值判断前后不一，有必要

首先对本书涉及的主要概念和关键词进行选择 and 界定。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限于主题,笔者不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概念进行条分缕细的追溯与研判,而且,学界、媒体与政界在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界定和道德评价上,基于不同的立场与文化,尚不能消弭分歧达成一致。本书认为,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基础都是民族情感,两者并无实质区别。国家是一个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不能有意改变或刻意设计的集体记忆和遗产,是一个并非个体数量简单相加的共同体;国家是民族精神的客观体现,表达了民族的主权愿望。^① 在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国际关系主体的今天,“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的忠诚”尽管会有群体数量上的差别,^② 但两者其实是同义词,它们所指代的是同一事物:个体是匆匆过客,而民族却具有永恒的生命,以有限追求永恒的个体便对国家与民族利益有着本能的与热情的维护,个体愿意为所属的民族利益作出牺牲。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就使用诸如“民族的或国家的爱国主义”等术语来进行概念界定。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其理性时,足以维护一国的利益;在其发展到极端时,则可能出现盲从和排外倾向。同时,由于参与群体数目众多,理性与极端的形式往往是兼容并存的,对这种混杂诸多感情、态度与行为的事物,观察的角度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判断。由于利益差异而导致的角度不同,在一国国内,多注意其进步一面,誉之为爱国主义;在该国之外,常强调其褊狭一面,贬之为民族主义。^③

这种因为利益不同而出现的认识与判断上的差别,俯拾皆是。在2008年,围绕北京奥运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藏独”势力作乱、奥运火炬境外传递受到骚扰、美欧议会通过涉华议案、西方在接见达赖问题上作对等。围绕这些

① 黑格尔语,引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② 一些归化的海外侨胞应该归入后者,而难以完全归入前者。

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全球无产阶级与全球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会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残余,包括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但很显然,这其中有很大的乌托邦成分。

事件，中西方媒体与民众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对攻。BBC、RFI、RTL^① 和 CNN 等西方知名媒体对中国的恶毒攻击和有意无意地造谣，激起了全世界华人尤其是国内网民声势浩大的同声谴责。人们对西方传媒频频出现的“错误”和“纰漏”，对其违背自身职业道德的行为，从不解到愤怒，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怒不可遏；在爱国主义情绪激励下，他们不但利用网络揭示真相，还直接参与某些西方媒体的直播节目进行抗议，并在多个国家发起了声援北京奥运会、阻止“藏独”势力分裂国家的游行活动。然而，面对因自身谬误而引发的世界性的、冲决堤坝式的舆论狂潮，不少西方分析人士和媒体却惊呼：中国出现了“新民族主义”。

所谓“新民族主义”，不同于当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时掀起的民族情绪，也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和行政命令，而是利用新技术手段由个体的心理感受汇集成的共同认知。^② 在一些外国媒体和政客的刻板印象中，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媒体整齐划一，舆论受到钳制，言论自由程度不高，然而，突然之间竟然出现了如此宽泛的舆论环境，^③ 难免令其震惊无措，有此怪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民族主义并非一直作为保守、排外的同义词被使用的。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是一个褒义词或至少是一个中性词。在 18 世纪末的欧洲，民族主义常被用来强化一个群体在文化、语言、种族方面的统一。在以武力纵横世界的过程中，欧洲的大国也把民族独立与人民主权的观念传播开来，然而这并非出于什么崇高的动机。主观上，他们是为了鼓动敌方殖民地中的人民发起民族主义运动，以达到分化敌人的目的。比如，德国人鼓动马格里布人拿起武器反对

① RTL 为一家德国电视台。

② 王龙：《中国网民何来的民族主义》，http://www.financeun.com/news/2008430/1459305731_1.shtml。

③ 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在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闭幕式上做报告指出：“中国的网民实际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对全球 20 多个国家的调查，所有国家对互联网都是有管理的，都要求在本国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存在与运行。据《京华时报》2006 年 11 月 10 日报道，“由于隐私权的问题，英国至今没有开放博客；韩国则必须使用网络实名，这个我国才刚提出”。转引自陈继静：《国际冲突语境中的互联网传播（1999—2008）：多元表达的文化认同阐释》，《国际新闻界》2008 年第 9 期。

法国人；在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法国人和英国人鼓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然，在客观上，一些殖民地的人士参加宗主国的战争，也知道了要为自由、民主和保卫民族独立而战。迟至 20 世纪 60 年代，也很少有人把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这些国内因素视作国家安全和国际稳定的重大威胁，即便是民族争端导致了军事行动，也会因为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大背景被统合进世界性的“主义”之争的框架之内。思维方式的变化始自冷战结束以后，当渴望“历史终结”的西方人发现非西方的社会并未臣服于资本主义模式之下，甚至还在寻求“华盛顿共识”之外的模式时，在当前西方话语体系中，“民族主义”被妖魔化了——抵抗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被贴上“排外”民族主义的标签，漠视甚至有意忽视了其中的对非西方民族的正面意义。

实际上，给中国扣顶“民族主义泛滥”的大帽子并非始自今日。十几年来，美国、欧洲和日本不少人士一直叫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威胁”，并认为中国历史上遭受侵略太多，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更可怕的复仇基因。日本在 2004 年《防卫白皮书》中，还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当作强化日美同盟的正当理由。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今天的“民族主义”已经演变成了垄断话语权与解释权的西方国家用来指责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专用名词。正如一位美国评论家所说：“没有什么比说我们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已经强烈到成为民族主义这一点，更能激起美国人的愤怒了。民族主义这个词在我们看来，只会出现在那些旧体制的国家或民族中。”^①对此，《世界新闻报》的一幅漫画可谓一“画”道破天机（见图 0-3）。

由此可以认为，尽管在学理上对这两个概念还需要继续争论，但在当今世界的政治话语体系中，爱国主义是针对国家凝聚力而言的，是正面的；民族主义则成了一种有排外意味的指称，被抹上了消极的色彩。希冀社会科学研究能“超脱”于国家边界之外，难免天真，因此，站在中国立场上，本书倾向于把相关的公众情感表达与利益诉求定义为爱国主义。

网络爱国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毫无疑问，网络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① 龙安云：《歼-10 与民族主义无关》，《世界新闻报》2007 年 1 月 1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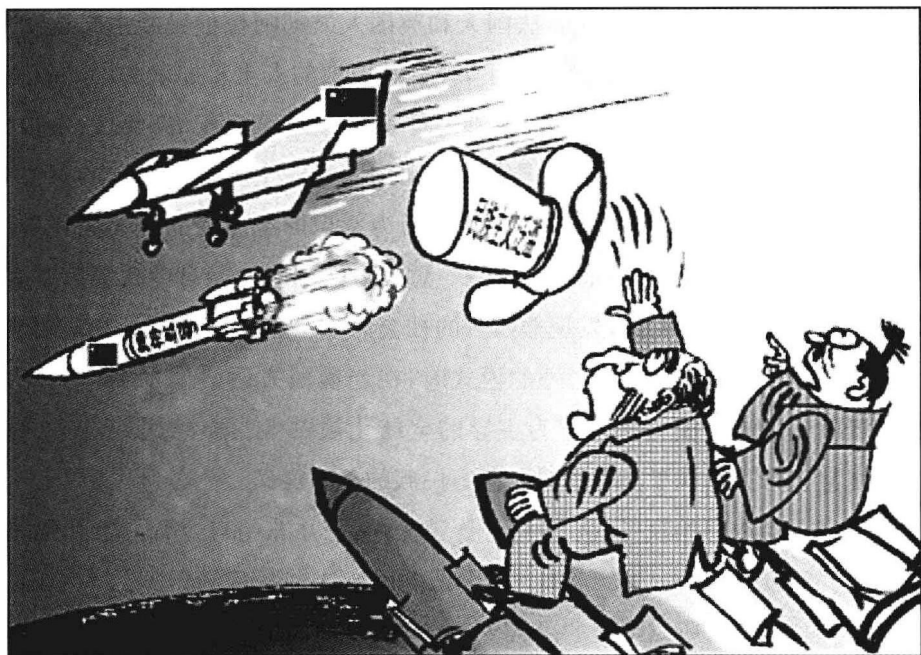


图 0-3

之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进程，以至于很多事物都要加上“网络”这个前缀以显示其生命力和影响力。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也不例外。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由于互联网发展迅猛，借助网络工具，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绪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并被冠以“网络爱国主义”或“网络民族主义”之名，成为海内外媒体与民众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搜索引擎上分别输入“网络爱国主义”和“网络民族主义”，都可以看到大量的相关论述与言论。

中国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网络民族主义，他们认为，“民族主义与互联网结合而生成的‘网络民族主义’可以双向定义：（1）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民族主义言论、情绪和思潮；（2）表达、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扩散民族主义舆论，并在某些情况下推动现实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网络传播行为。”^①

^① 闵大洪：《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观察、分析》，引自“闵大洪的博客”，<http://blog.voc.com.cn/mind-ahong/>。